

淮海文集

十六之十一

進策 進論

一	九	四	五		
〇	八	六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門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函	五 四 六 二		漢 書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62	
冊數	10	(4)	
函號	重	2	7

共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集卷第十六進策

淺草文庫

秦觀少游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

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

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

尉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

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鶚鷦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悅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

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它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汧都江而上以援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擡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

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臁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礫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鬪事也有奇技則無與

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辯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銜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

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揜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鑿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遑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靈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

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殤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耻言

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輟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以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

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

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惣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愆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泝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表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美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閹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俾陞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師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第十六

淮海集卷第十七 進策

兵法

秦觀 少游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剋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

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於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卦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

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略也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傳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駟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

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

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遠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遠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
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
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
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
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

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
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
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
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
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
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
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
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
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

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
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
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
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
胥孰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任吏之弊也
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
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
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
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
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
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
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
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
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因

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或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

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千百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惶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

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九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効以出入其所賜緡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天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天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鹵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効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跽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去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

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于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

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

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閤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財擇之

淮海集卷第十八

淮海集卷第十八 進策

秦觀 少游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蘗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

百餘萬而羗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冒而臥
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
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
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
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飢納賈捐之疏罷朱
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抱罕故爲吐蕃
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爲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
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
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
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

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
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集
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
熙河自爲內地尙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
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
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羗虜各率種落交臂
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
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
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輔車遊魂
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

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爲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恥空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知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

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
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
下元豐初大舉吊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
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羗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
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
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
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
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
要衝故其壤清遠而切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待
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

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
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
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羗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
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
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
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抱罕請命天
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
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
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
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

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羗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解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頽襲

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郅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橐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役韎韐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耶迨高宗時蓋蘇又死諸子閱狼怨禍名御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

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
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觀
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
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
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
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
武爲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旣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靈
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

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
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
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脆城古之知
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
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脆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
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
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
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
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
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

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暮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羗輒引去旣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廊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

撓羗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羗人歲五戰也羗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旣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焉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敵

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濬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羗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羗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旣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

羗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悞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羗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第十九 進論

秦觀 少游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

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憤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

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渚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

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
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
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
不可爲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
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
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
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
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
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
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
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
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
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
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
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
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

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廡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

角抵上林宮餘希御幸者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

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
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
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
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
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
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
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
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

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
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
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
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
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
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時
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
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
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
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旣

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胡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

張安世論

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

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顓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太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

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奚祁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奚祁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

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
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出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
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
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第十九

淮海集卷第二十 進論

秦觀 少游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
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
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
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
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
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
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彊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二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旣而軍敗復欲使

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鎡錡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

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摺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此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去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

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洩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

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去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

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
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
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
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
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爲
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
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
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

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鉄鎖
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
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
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
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
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
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
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
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

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彊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

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相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

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
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
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
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
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
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
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
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吊焉嗚
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

官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
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
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
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
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効蓋可見
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
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
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官官以得
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
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

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誅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誅也寔於侯張亦誅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誅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不誅身於官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時其可誅身於官人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誅身於官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淮海集卷第二十

淮海集卷第二十一 進論

秦觀 少游

表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桀特之才據彊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表紹之亡繫於官渡臣切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

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珍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

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并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云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

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婢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上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翻拔而傳鳴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耶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

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
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
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
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指燕之趙管仲樂毅
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
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
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
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

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
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
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
能彊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
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
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荊益成鼎峙之
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閒言身死之日雖遷廢
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

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疑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

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

云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表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道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道周顓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

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

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輒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子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鑱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

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曰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兗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

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第二十一





